

千帆过尽，谁仍待你如初？
万里江山，怎及美人一笑！



美 人 无 间

苏非影 著

MEIREN
WUJIAN

山东文艺出版社

美
人
无
间

苏非影 著

MEIREN
WUJI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无间 / 苏非影 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29-5495-7

I. ①美…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1452号

美人无间

苏非影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495-7

定 价 32.8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	章	瞿峡之乱	006
第一章	章	纨 绮	013
第二章	章	春 宴	020
第三章	章	秘 辛	030
第四章	章	莲 花	039
第五章	章	动 心	047
第六章	章	生 分	055
第七章	章	情 初	060
第八章	章	劫 色	069
第九章	章	美 人	077
第十章	章	真 假	082
第十一章	章	无 羈	091

· 卷二 ·
相思
尤胜
凤羽
轻

美
无
间

第十二章	埋伏	099
第十三章	无赖	107
第十四章	除蛊	115
第十五章	心事	123
第十六章	重逢	129
第十七章	旧都	136
第十八章	夫妻	143
第十九章	心悦	150
第二十章	帝姬	155
第二十一章	墨竹	160
第二十二章	回风	165
第二十三章	紫霞	176
第二十四章	惊鸿	187

第二十五章	夜	宴	196
第二十六章	小	梳	201
第二十七章	绯	衣	206
第二十八章	骤	变	212
第二十九章	汗	王	217
第三十章	脱	身	222
第三十一章	兄	妹	226
第三十二章	疑	云	230
第三十三章	释	怀	234
第三十四章	两	清	241
第三十五章	不	负	246
第三十六章	脱	困	251
第三十七章	心	牢	256
尾 章	并	辔	268
番外一	指	尖沙	275
番外二	夜来忽梦	少年事	283



美
人
无
间

苏非影 著

MEIREN
WUJIAN

· 卷一 · 少年不识春衫薄



目录

序	章	瞿峡之乱	006
第 一 章	章	纨 绮	013
第 二 章	章	春 宴	020
第 三 章	章	秘 辛	030
第 四 章	章	莲 花	039
第 五 章	章	动 心	047
第 六 章	章	生 分	055
第 七 章	章	情 初	060
第 八 章	章	劫 色	069
第 九 章	章	美 人	077
第 十 章	章	真 假	082
第 十 一 章	章	无 羁	091

美
无
间

第十二章	埋伏	099
第十三章	无赖	107
第十四章	除盍	115
第十五章	心事	123
第十六章	重逢	129
第十七章	旧都	136
第十八章	夫妻	143
第十九章	心悦	150
第二十章	帝姬	155
第二十一章	墨竹	160
第二十二章	回风	165
第二十三章	紫霞	176
第二十四章	惊鸿	187

第二十五章	夜 宴	196
第二十六章	小 梳	201
第二十七章	绯 衣	206
第二十八章	骤 变	212
第二十九章	汗 王	217
第三十章	脱 身	222
第三十一章	兄 妹	226
第三十二章	疑 云	230
第三十三章	释 怀	234
第三十四章	两 清	241
第三十五章	不 负	246
第三十六章	脱 困	251
第三十七章	心 牢	256
尾 章	并 辔	268
番外一	指尖沙	275
番外二	夜来忽梦少年事	283





卷一

少年不识春衫薄



· 序章 ·

瞿峡之乱

大西淳平十七年，十二月。

崇极皇帝意欲削藩的流言甚嚣尘上，帝都内人心惶惶。月初，巨泽藩王世子沈千持以省亲为名，带领阖府上下一百二十六人一夜之间离开辽阳京，其中包括一个月前皇帝赐婚的世子妃——已故帝后极其宠爱的皇侄女晏容公主。

帝震怒，遣兵追之。

甸江上空压着沉重的积雨云，即使是午后，天空还是晦暗阴沉，从北方高原吹来的寒风翻卷起混浊的江水，无情地拍打在往来船只的船舱上。

一场大雨迫在眉睫。

可在这样的时刻，一艘双桅大船依旧将帆拉满，顺风而下，速度比别的船都要快上许多。船上的水手各司其职，沉默而忙碌。

寒风呼啸，甲板某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水手们四处寻找发声之处，转眼却看到一抹白影飞快掠过。看不清面目，只能依稀分辨出是一个赤着双足的女子，身材高挑美好。黑缎似的长发和雪白的衣襟迎风翻飞，翩然若仙，尤其惹眼的是白衣下摆的那道血痕，盛开如一朵靡丽的花。

在她身后，一整扇结实的木门倒在地上，已经四分五裂。

“好美！”离得最近，看得最清楚的年轻水手忍不住发出惊叹，“咱们船上竟然还有这么美的姑娘……”

可他的话音还未落，不远处便响起一声暴喝：“沈千持你这个王八蛋，快给我滚出来！”年轻水手们瞬间惊呆了……

慕容七很生气，非常生气，简直气坏了。

她提着裙子，抬脚直踹主舱大门，大叫道：“沈千持你这个王八蛋，快给我滚出来！”

连踹好几下，才有一个中年男子将舱门打开一条缝隙，毫不掩饰满脸的鄙夷，冷笑道：

“夫人，世子请您自重。”

“自重？我要是再自重，这会儿早就被扔进甸江里喂鱼了。”

慕容七黑着脸，伸手抹开黏在脸上的发丝，不料抹得满手濡湿，一看竟是一手血。这船上的门板果然厚实，方才急于脱困，用力一撞，竟然撞破了头。

大概是被她血流满面的凶悍模样吓住了，中年人的语气有些放软：“世子正忙着。”

“忙什么？忙着逃命？”慕容七瞪了他一眼，用力推开门。中年人没想到她竟有那么大的力气，被推得倒在地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大步走了进去。

可怜的世子，到底被迫娶了一个什么样的悍妇啊……

“沈千持，你如果还是男人，就别躲躲藏藏的。”慕容七行走如风，直奔主厅，“不就是想杀我吗，我送上门来给你杀怎么样？暗算女人，你也不嫌丢人？”

“夫人误会了。”温润的声音从高大精致的檀香木屏风后传出，“只不过如今追兵四伏，不得已借夫人一用而已。”

“要拿我当人质？”慕容七听明白了，偏过头想了想，“以你目前的境况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屏风后面的人大概没想到对方居然没有生气，不由得失笑：“夫人同意了？”

“不同意。”慕容七一口回绝，“而且我不觉得趁睡觉把我迷晕，然后扛上船，又让四个高手举刀砍我这样的举动，是为了拿我当人质，莫非世子有过拿死人当人质的先例？”

她一口气说完，屏风后的男子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传来一个女子娇软的低呼：“哎呀……好可怕！”

慕容七眯了眯眼，却见屏风上映出两道人影，挺拔修长的那位应该是和她成亲一个月却连面都没见过的丈夫——巨泽世子沈千持。另一个偎在他怀里的影子则娇小玲珑，显然是个女子。

逃命途中还不忘美人在怀大享艳福，这位巨泽世子还真是……好胆魄。

慕容七撩起裙摆在屏风前坐下，抱着手臂，眯起眼睛，好奇道：“姑娘，我是他夫人，你确定要在我面前这样？就不怕我报复你？”

女子愣了愣，娇声道：“我不怕，世子说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用的废人。”

慕容七一挑眉：“沈千持，人质和废人之间，好像有很大的区别吧？”

屏风后的巨泽世子还是没有一丝被人揭穿谎言的不安，不慌不忙地叹道：“夫人千万别信玲珑，古人有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此二者说出来的话自然也要打个折扣……不过话说回来，那四个人真的已经被夫人摆平了？”

“正在我的房间里躺着呢。沈千持，我跟你讲，那几个太差劲了，下次找打手要挑高明一些的。”

“晏容公主在宫里陪着帝后这么久，我只听说你容貌出众才情过人，竟不知道你还身怀绝技，世子府的探子们都应该扣饷银。”

“……”

其实她也没想到号称“帝都第一美男子”的巨泽世子，会是这么一副……没脸没皮的样子。



等等，谈话好像偏到奇怪的方向去了。

她咳了咳，直奔主题。

“沈千持，我有三件事跟你说。第一，你是个王八蛋，这个我刚刚已经告诉全船的人了。”

沈千持沉默片刻，叹道：“你说是就是吧。”

“第二，想必你娶我不是自愿，我嫁你也另有目的。如今的情况不在我的预料中，所以我要求和离。”

这一次，沈千持却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问道：“那第三件呢？”

“第三，我要离开，马上。”慕容七想了想，又补充道，“虽然你要置我于死地，但看在夫妻一场的分上，我不妨提醒你，前面就是瞿峡了。你若及时回头向皇上认错，或许还能留得一命，若还是执意回巨泽故地，后果可就不好说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是绝对认真的。“夫妻一场”自然只是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是船上那一百二十六条活生生的人命。

可是，隔着帘子的巨泽世子却看不到她眼神。他只是玩味地低笑道：“夫妻一场……真要多谢晏容公主了。”

话音刚落，突然间寒风四起，空旷的屋子里不知何时多出了数十个劲装侍卫，围成一圈，手中的铁弓箭在弦上，锃亮的箭头直指抱臂端坐在地上的慕容七。

屏风后的小女子玲珑又惊叫一声：“世子……奴家害怕！”

怕你个头啊，慕容七眼角一抽，道：“沈千持，你真要赶尽杀绝？”

沈千持正搂着玲珑姑娘柔声安慰，此刻轻笑一声，温柔至极：“我也不想的，可是你说要走……晏容公主，本世子是死也不想放开你呢……”

“闭嘴，好恶心哪！”慕容七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双臂慢慢放开撑在地上，“先看看你的人能不能拦得住我再说吧！”

说罢，慕容七突然发力，身轻如燕，飘然而起。

等慕容七解决掉第十个人的时候，屏风后的沈千持和玲珑早已经不知去向。

一袭白衣上洒满了血花，虽然多半不是她的血，但看起来也颇为吓人，左边的衣袖被撕去了半幅，手臂上有一条因躲避不及留下的划痕，至于披散纠结的长发……谁说长发飘飘的女子就一定是美女，也有可能是女鬼！

尽管狼狈，对手却比她更加狼狈，慕容七一边打架一边还不忘在心中感激娘亲大人的栽培，这十八年武功果然不是白学的。

她一把夺下一个侍卫手里的刀，然后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一脚踹开了门，冲到了甲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雨已经滂沱，四周一片混沌。

还没有看清地形，一支箭呼啸而过，擦着她的鼻尖插进了一旁的桅杆里，尾羽在眼前颤动不已。

她忍不住退了一步，耳边传来接二连三的剑羽鸣镝，她急忙蹿到了一个大木桶后面躲好，瞬息之间，百十支箭铺天盖地射落在甲板和船舱上，嗖嗖之声夹杂着中箭之人的惨叫声，

一时不绝于耳。

这场面，显然不是几个侍卫能做到的。慕容七心中一动，抬眼望去，朦胧的雨幕中，两岸青山高耸连绵直插云霄，竟是已经到了瞿峡的入口。

再环视四周，不知何时，前后左右都已经被几艘精心伪装过的货船包围，船舷上影影绰绰的，看上去都是执弓的人。

她顿时就明白了，忍不住叹道：“这皇家禁卫军平时做事慢腾腾的，这一次出手这么快，看来皇上一定许了不少好处。”

说罢，她回头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甲板，轻声道：“不是我不救你们，实在是你们的运气太差了。”说罢，抱着那个大木桶，毫不犹豫地翻身跳进了江水里。

十二月的天气，甸江水冷如寒冰。

慕容七抱着木桶用力扑腾了几下，牙关直打战，只觉得浑身都要僵掉了，耳边满是箭矢入水的嗖嗖声，她不敢停留，大致看准了方向，躲在木桶背后，顺着水流挣扎着朝前划去。

慕容七不知漂流了多久，眼前出现了一片黑漆漆的断崖，断崖周围礁石嶙峋。她勉强定住身子，再次回头，那艘大船已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瓢泼大雨中，双桅大船的船身倾斜，有一小半已经入水，船上隐隐传来惊呼之声，却又立刻被风雨惊涛之声掩盖。

两座悬崖之间吹来阵阵寒风，慕容七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嘀咕道：“说好来接应的，人呢？”

话未说完，断崖缝隙中突然飞来一道黑索，不偏不倚地从她上方落下，在她腰间收住。

黑索那端传来的内力强大却温和，慕容七立刻卸去了周身的防备，任凭黑索拖拽，逆着水流一路往后而去。

拉索的人显然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了解，即使大雨模糊了视线，依然能控制着慕容七在众多暗礁中穿梭自如，直到贴近断崖石壁，黑索微微一抖，绕过一块屏风形状的礁石，将她拉进了一道天然的山体缝隙中。

这道缝隙远看极窄，谁知背后竟另有洞天。慕容七只觉得眼前一暗，抬头看去，隐约可见石缝背后骤然宽阔的洞窟，洞顶上倒悬着长长的钟乳石，而她正抱着木桶浮在一条暗河里，河的一头和缝隙外的甸江相通，另一头则被一艘窄长的黑色木船挡住，不知道通往何方。

这种木船她认得，模样很是俊俏，行驶起来又轻又快，因此有个雅名叫作“羽舸”。整个大西，只有在雄霸甸江，连朝廷都要忌惮三分的鸿水帮里才能找到。

慕容七眼前一亮，招手大喊道：“阿澈，阿澈，我在这里……”

话未说完，黑索一紧，往前急速拉近，她一时不察，灌了一口冰凉江水，顿时大咳不止，等到好不容易顺平了气息，羽舸的黑色柚木船舷已近在眼前。

一线灯光缓缓亮起，她奋力抬头，瞧见船头一个人影，左手提着铜质的风灯，右手手腕上缠绕着一圈圈绷紧的黑索，食中二指上两枚黑银镶宝石指环在黑索的勾勒下熠熠生辉。他正一脚踏在船头的蛇首浮雕上，高大的身体微微往下弯，神情肃然地把她望着，山隙里



的风吹起他墨色的衣角，一色的黑发和发丝间的银色发绳一同翻飞舞动，发绳尾端的流苏拂过耳上两颗小巧的猫眼石耳扣，幽光浮动。

他就这样弯腰看着水里的她，一言不发，一双眸子反射着风灯下的水光，显得愈发幽深，衬得原本略显凌厉的五官也柔和起来。只是此刻，这双眼睛却是沉黑，没有一点表情，看着叫人有些发怵。

原本咧着嘴笑的慕容七，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之下，也终于笑不出来了。

她一手抱着木桶，一手挥了挥：“阿澈，我好冷啊，快拉我上去。”

不知是因为真的很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的声音有些低哑。

黑衣人身后还站着几个身穿鲨鱼皮水靠的男子，其中一个正要上前去，却被黑衣人伸手制止。那个想要上前的男子站在原地忍不住道：“少主，慕容姑娘冻得不轻，有什么事不如先上船再说。”

他一边说，慕容七一边点头，叹道：“郭总管，你是好人哪！”

可黑衣人还是无动于衷，语气淡淡道：“她自幼修炼迦叶宫的心法，在雪山待上三天三夜都没有问题，区区十二月的甸江水算得了什么？”

郭总管默默地退后了。

慕容七被人揭穿，有些泄气地趴在木桶上咕嘟：“……没良心的，万一我受了伤没法运功呢？”

黑衣人没有回答，微微眯起漂亮的眼睛，打量她满头乱发和乱发之下还沾着血迹的脸，面无表情地说道：“听说你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和巨泽世子成亲了？”

慕容七闻言有些心虚，支吾道：“也……也算有啊，皇上赐婚的嘛，皇上怎么说也是我的伯父，再说了，天下人都是皇上的子民……”

黑衣人打断她：“你见过沈千持？”

“没……没有……”

“他很倾慕你？”

“不……不曾……”

“那么，”他又往下倾了倾身子，语气不见起伏，“成亲很好玩吗？”

在他没什么情绪的目光注视下，也不知怎的，即使有神功护体，慕容七还是撑不住打了冷战，本原理直气壮的话说出口来也气弱了几分：“不好玩。但我……我有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

他盯着她看了片刻，没有再追问，只是转头看向那道山体的缝隙，风雨声中还有隐隐的尖叫声和兵戎之声。

“那么，这场偷袭，你也事先知道？”

“不知道。”慕容七回答得干脆，“我只是猜，以皇上的脾气，忍耐的极限绝不会超过瞿峡，所以才传书给你来这里接我，甸江就跟你家后院一样，你一定能找到我的。”

她说得这样笃定，好像从来没想过会有“他找不到她”这种情况发生。

黑衣人冷淡的眼神有了一丝松动，语气却不见变化：“这次猜对了不代表这么做就是

对的。依靠直觉的判断总有出错的时候，你这几年被关在宫里，看来还是没学会三思而后行。”

“想得太多，既浪费时间又失了先机，说不定连命都没了，还要怎么行动？”慕容七不置可否，身下湍急的水流让她很不舒服，不禁微恼，“你审问完了没有？快拉我上去，明知我不识水性，泡了这么久，难受死了！”

黑衣人瞥了她一眼，慢慢道：“不让你吃些苦，你就不知道收敛……”

慕容七顿时柳眉倒竖：“季澈，你凭什么教训我！”

“这是月宫主的原话。”

“……”

好吧，娘的话就算了，她平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一个娘。

“可显然，你吃的苦还不够。”季澈话锋一转，她刚咽下的一口气又岔了方向，一边咳一边等着他继续说。

他接着道：“我且问你几句话。”

“你问。”慕容七咬牙切齿地回答。

“以后还会不会随便嫁人了？”

“不会了。”她忍。

“还敢不敢任性妄为？”

“不敢了。”她再忍。

“很好，若你再敢惹这么大的麻烦，记着，下次我绝不帮你！”

忍……忍不住了啊，浑蛋！

“喂，季澈你够了啊！爱救不救，啰唆什么？大不了姑娘我今天一头淹死，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时你年迈力衰，别怪我把你大老婆小老婆全抢过来……”

“闭嘴。”

他硬生生打断她慷慨激昂的回击，手腕一抖，黑索骤然收紧，将她和木桶一同拽出水面，随即一个巧妙的翻转，木桶重新落回了水里，慕容七则浑身湿淋淋地被他拦腰抱住。随着一声简短的“走”，羽舸快速调转了头，朝洞穴深处行驶而去。

慕容七一边抓起他胸前的衣裳擦脸，一边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交代。

“季澈，我信上说要想办法救那些老弱妇孺的，你有没有吩咐人去办哪？”

“……”

“喂，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有这个时间担心别人，不如先担心你自己，月宫主已在岸上等候多时了。”

“啊？娘怎么来了！浑蛋！没义气！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问过我吗？”

.....

大酉淳平十七年，年关将近，飞雪漫京城。